

东瀛百鬼

为您精挑细选45篇在日本妇孺皆知、流传最广、影响最深的妖怪故事。
从历史传说妖怪到现代鬼魅，一网打尽。

日本の怪獣の
毎日の物語

四十五夜
每夜为你讲述一个
日本妖怪故事

◆◆◆
张小琉
编著



东瀛百鬼

张小琉 编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瀛百鬼 / 张小琉编著. — 昆明 : 云南人民出版社,
2011. 11

ISBN 978-7-222-08218-2

I. ①东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民间故事—作品集—日本 IV. ①I313.7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18901号

东瀛百鬼

作 者: 张小琉

责任编辑: 朱海涛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 版: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发 行: 云南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
邮政编码: 650034

网 址: <http://ynpress.yunshow.com>

E - mail: rmszbs@public.km.yn.cn

开 本: 700mm × 980mm 1/16

印 张: 18

字 数: 28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11月第1版

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: 山东人民印刷厂

书 号: 978-7-222-08218-2

定 价: 26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

目
录

- ◎第一夜 人面疮·001
- ◎第二夜 裂口女·008
- ◎第三夜 人形之灵·016
- ◎第四夜 一目八道·025
- ◎第五夜 阿菊吉·030
- ◎第六夜 青女房·035
- ◎第七夜 河童·043
- ◎第八夜 濡女·050
- ◎第九夜 卷女·055
- ◎第十夜 树木子·061
- ◎第十一夜 化猫·067
- ◎第十二夜 提灯小僧·073
- ◎第十三夜 芭蕉精·078
- ◎第十四夜 冰柱女·083



目 录

- ◎第十五夜 本所七不思议之置汗堀①·089
- ◎第十五夜 本所七不思议之置汗堀②·091
- ◎第十六夜 本所七不思议之片叶之苇·097
- ◎第十七夜 本所七不思议之灯无莽表·103
- ◎第十八夜 本所七不思议之透撰灯·109
- ◎第十九夜 本所七不思议之足洗履敷·116
- ◎第二十夜 本所七不思议之狸嚙子·121
- ◎第二十一夜 本所七不思议之无落叶榎·124
- ◎第二十二夜 二帆坊之火·127
- ◎第二十三夜 加牟波理入道·132
- ◎第二十四夜 岩鱼坊主·139
- ◎第二十五夜 天井卷·145
- ◎第二十六夜 寝肥·148
- ◎第二十七夜 沼御前·153
- ◎第二十八夜 饭食幽灵·158
- ◎第二十九夜 桥姬·162

- ◎第三十夜 细手・168
- ◎第三十一夜 泥田坊・175
- ◎第三十二夜 石妖・181
- ◎第三十三夜 野奇坊・187
- ◎第三十四夜 白藏主・192
- ◎第三十五夜 姑获鸟・199
- ◎第三十六夜 魍魉・204
- ◎第三十七夜 狂骨・208
- ◎第三十八夜 狹鼠・212
- ◎第三十九夜 前夜络新妇①・217
- ◎第三十九夜 深夜络新妇②・225
- ◎第三十九夜 后夜络新妇③・231
- ◎第四十夜 飞头骨・242
- ◎第四十一夜 野菟坊・250
- ◎第四十二夜 校园七不思议之异界阶梯・257
- ◎第四十三夜 校园七不思议之红色纸蓝色纸・264
- ◎第四十四夜 校园七不思议之厕所里的花子・270
- ◎第四十五夜 校园七不思议之半身死灵・277



◎第一夜 人面疮

信吾刚刚娶了妻子，这本是件美事，但村里其他单身汉却并不羡慕信吾。因为信吾的妻子是从山另一边的村子里娶回来的。

山那边的村子是出了名的妖怪村庄。村民们议论纷纷时，总是猜测：信吾娶回来的妻子究竟是不是“人”？

有人说，山那边的村里，每个人都是妖怪，他们即使闭上嘴，也会有声音从他们的身体上发出，就如同他们的体内还有另一个人……

信吾不相信这些，他喜爱自己美貌的妻子，她叫铃，是信吾翻过了那座山，蹚过了那条河，用尽了所有力气把她背过来的。

当时，信吾百般紧张，惴惴不安地进了铃的家，他拜见了铃的双亲。虽说是拜见，却未直接见到两位老人，据说两位老人身体欠佳，于是隔着屏风与信吾对话。

铃的父亲态度很和善，缓缓地对信吾说：“铃就拜托给你了……”

铃的母亲却没说话，只是笑着，“呵呵、呵呵”地笑，很开心一般。

铃，她美丽、端庄、贤淑、勤劳。信吾不知道为什么村民们要忌讳她。

铃去水井打水，其他村民就拎着水桶站在远处，等待铃走开后才敢走近水井。



铃去河边洗衣，其他村妇都要远远躲开她，甚至不敢瞧铃一眼。

有一次，一个村妇的衣服被江水冲走，在下游洗衣的铃用竹竿挑起那件衣服，当她去送还这件衣服时，那村妇居然落荒而逃了。

铃饱受歧视，她却并不在意。她知道，自己的丈夫是爱着自己的，对她来说，只要信吾对她好，她便心满意足了。

信吾早出晚归，在田里和林间劳作。他从不让铃做粗重的农务，叮嘱铃，只管洗衣做饭、喂家畜，仅此而已。

信吾比婚前更加勤劳了，为的是能与心爱的铃过上更好的生活。

他本没想到能有这个福气，娶到铃这样好的妻子。虽然铃背负了那些道听途说的谣传，但信吾自己最清楚，他熟悉铃的身体和心灵，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绝不是什么妖怪。

但是，对于铃的事，尽管信吾经常对村里人解释，谣言仍是愈演愈烈。

有人说，铃趁着信吾下田劳作的时候，化作一只狸，蹿进了丛林中。

信吾笑了：这怎么可能，我家的铃才不是狸变的妖怪。

有人说，铃实则有余百岁，是化为妖怪的魍魉，能永远保持年轻的容貌与身姿。

信吾笑了：若是魍魉，我为何没有被吃掉心肝？

有人说，铃好奇怪，她吃饭的时候从不咀嚼，似是生吞一般。

信吾突然笑不出了。他愣了下来，手中的锄头挥在半空，然后缓缓地落了下来……

事实上，信吾也曾奇怪，为什么铃吃饭的时候从不咀嚼，而是把食物含在嘴中，片刻后，又继续含进食物，仿佛放进嘴里的食物马上会凭空消失。而且大多时候，铃总是在信吾吃过饭之后才吃些东西，刻意不在他面前吃东



西似的。

于是，这一天，信吾心神不宁。他满心的负罪感，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怀疑铃这样优秀的妻子……

但信吾却不能够说服自己，铃吃饭时的举止让信吾越来越在意。

黄昏时，信吾先去了八百屋，买了一些红果，然后拿着红果回到了家。

“你回来了。”铃已经做好了晚饭，这时正跪在玄关恭敬地迎接丈夫。

信吾没有说话。他回身关上了门，然后拉起铃走进了内室。

铃不知何故，说道：“晚饭已经准备好了……”

信吾摆上一脸不自然的微笑，提起手中的红果对铃说：“我带回了好东西。”

走进内室，信吾让铃坐下，自己则坐在铃的对面。

铃看着信吾，不明所以。

信吾低着头，开始有些讨厌自己。他的良心告诉他不应该这样做，可是信吾还是摘下了一颗红果。他决定了，如果不抹消掉心中的疑惑，他永远也不会安心。

“来，”信吾笑得很假，把红果放到铃的嘴边，“吃吧，是店家今天才摘下来的。”

果然，铃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慌，但随即又避开了信吾的目光，“这……我自己动手就好……”

铃的目光摇摆不定，让信吾的心揪得更紧了。

“吃吧。”信吾没有理会，又把红果向前送，几乎碰到了铃的嘴唇。

铃似乎很紧张，她突然站起身，“晚饭已经准备好了，不趁热吃就……”

突然，信吾拉住了铃，让她刚刚站起的身体又坐了下来。

那颗红果贴在了铃的嘴唇上。

“吃掉它。”信吾的脸上已经没有笑容了，语气不再是劝说，而是命令。

铃的脸色有些变了，她没办法再拒绝，于是微微张开了嘴。



信吾把红果送进了铃的嘴中，铃闭上了嘴。

铃低着头，仿佛害怕信吾的目光。她的嘴没有动，没有咀嚼，也没有吞咽的动作。当她再次抬起头的时候，信吾知道，嘴中的红果已经不在……

“你……”信吾盯着铃，低沉着声音说，“你吃东西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咀嚼？”

铃避开信吾的目光，没有回答。

信吾没有等待铃的回答，又摘下一颗红果，放在铃的嘴边。

“吃掉。”信吾冷冷地说。

铃摇了摇头，她的眼中已经噙着泪水。

“吃掉。”信吾再次说道，把红果贴在了铃的嘴唇上。

铃面如死灰，再次张开了嘴。

但，这一次，信吾却没有把红果送进铃的嘴中，而是突然扑上前，掐住了铃的下颌。

“张开嘴！”信吾大声命令道。

铃无法说话，只是用力地摇着头。

“张嘴！”信吾再次命令道。

泪水已经夺眶而出，铃绝望了。

信吾的眼睛变得红红的，夹杂着愤怒与恐惧。

铃闭上了眼睛，张开了嘴。

口中，舌头之下……

信吾看到了，铃的舌下，居然有什么东西。

信吾皱起了眉，他凑近铃的嘴边，仔细看去。

那居然是，一张脸……

铃的舌头下有一张面孔！是生长在铃嘴中的一张面孔！

那张面孔有眼睛，有鼻子，甚至有嘴，嘴中生长着森森可怖的牙齿！

信吾惊呆了。

突然，那张面孔似乎发现了信吾，它的眼睛灵活地转了转，盯着信吾。

突然，它张嘴了，咧着嘴，露出了牙齿，大笑着，嘶吼着：“我还要吃果



子！我还要吃果子！”

信吾惊吼了一声，松开了铃。

铃伏在地上，蜷缩着，瑟瑟发抖，泪水决堤一般涌出。

信吾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，可他又确实看到了。他终于明白了，铃果真是妖怪！

信吾的心犹如被一团熊熊烈火所灼伤。他冲出房子，提着柴刀走回到铃的身边。

铃抬起了头，满面泪痕。她看了看信吾，又看了看信吾手中的柴刀。她知道即将发生的事，于是静静地垂下了头，等待信吾的裁决。

信吾的眼珠似要炸裂开来。他把柴刀高高举过头顶，将要在铃的脖颈上劈斩下去。

但他迟疑了。他看着铃，手中颤抖，刀怎么都无法下落。瞬时间，铃的温柔，铃的体贴，铃的一颦一笑浮现在脑海中。信吾感觉自己的身体犹如崩溃一般，没有半点力气，仿佛身体的每一寸都化作粉尘，飘浮在空气中。

柴刀掉落了，砸在信吾的脚背上，鲜血泉涌。

铃听到响动，抬起头，惊讶地看见信吾负伤的脚背，于是她伸出了手。

信吾后退了，他避开了铃的手。

铃抬起头。信吾的脸上一片漠然。

信吾没有再说话。他跑出了家门，疯狂地奔跑，只觉得耳边风声呼啸。

他要去铃的老家，去责问她的父母。他要知道，铃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，铃的嘴中为什么会有那样一张恐怖的脸。

信吾翻过了那座山，蹚过了那条河。

他再次走进了铃的老家。

铃的双亲仍然在屏风之后。

“你回来了……”这是铃的父亲苍老的声音，“我知道，你总会回来的。”



“呵呵，呵呵……”尖锐的声音笑着，这是铃母亲的声音，她似乎只会笑。

“怎么回事？铃的身体究竟发生了什么？”信吾大吼道。

“这是村中的诅咒……”屏风后，老人咳嗽了一声，缓缓道来，“村中的河水被妖力所诅咒，若人类的伤口触碰了那河水，伤口则会变成一张怪物的脸，村人们都叫它‘人面疮’。它诅咒我们世世代代的村人，所以，这个村庄便有了妖怪村庄的恶名……”

信吾愣住了，他心中发凉。如果……这个诅咒是真的话，那么刚刚自己蹚过的河水……

信吾低头，看着脚背上的伤口。他刚刚蹚过的河，正是流经这个村庄的河流，那么这个伤口难道也会……

脚背上的伤果然开始变化了，皮肉伤破裂开的缝隙，居然自己蠕动起来……

突然，屏风后，苍老的声音说道：“割掉那片肉！不然它会化作人面疮，到时候想要除掉它，就只好截下那条腿了。趁现在，快！”

铃的父亲推开屏风走了出来，他递给信吾一柄匕首。

信吾颤抖着手接过匕首，抬头看去，陡然间吓得魂不附体。

铃的父亲左侧的脸颊上，凹凸有致地长着另一张脸！那张脸上的眼睛也在看着信吾，它“呵呵、呵呵”地笑着。

【完】

人面疮

日文名称：じんめんそう（人面瘡）

笔者年幼时曾看过的一部短篇恐怖漫画，讲的是一个小孩子，每次进入便利店后，都会“偷吃”店里的零食。终于，在一次作案中他被店员现场抓



获。但恐怖的是，偷吃零食的不是孩子本人。那孩子只不过把手伸进零食袋子中，而吃东西的，居然是孩子手心上的一张嘴！

所谓“人面疮”，就是受伤后伤口化脓，而最终伤口化作一张脸孔的妖怪。这张脸孔能说话，能吃东西，据说喂之以药物可将其杀死。

人面疮的传说起源于中国。古医书《类证普济本事方》中记载：“……疮口能饮食，施治诸药，绝无所苦；惟数贝母，其疮皱眉闭口。自此日用贝母末和水，敷灌数日，疮消结痂而愈……”另外书中还记载道，人面疮的出现，是因为人面疮的宿主与死去的人生前有积怨，故死者灵魂附体。如果要赶走它，除用药之外，还需诚心忏悔。

日本传说中的人面疮，最早见于江户时代的作家浅井了意的著作《伽婢子》中：山城国中，有一个农夫，因为日夜劳作导致健康状况恶化，终于一病不起。半年后，农夫的左腿膝盖脓肿，继而脓肿处出现了眼睛和嘴巴的形状，并且伴有剧痛。农夫试着用酒擦拭脓肿，但那嘴唇却吸吮酒水，然后脓肿处变得赤红。后来农夫喂之以食物，那嘴居然也能进食。当给过它食物，农夫的疼痛随即消解，但若不给食物，便疼得难以忍受。

某日，一个高僧来到农夫家，宣称自己懂得治疗这个“人面疮”的办法。于是农夫听从他的差遣，卖掉了自家的土地，换来了钱，又买进各种各样的药材，将这些药材逐一喂给腿上的“人面疮”。那“人面疮”吃下了几乎所有药材，却唯独不肯吃贝母（此处与中国古书《类证普济本事方》相符）。于是僧人将贝母磨成粉末，强塞进“人面疮”的口中，终于在17天之后治好了脓肿，“人面疮”也从农夫的膝盖上消退了。

人面疮传说这一素材曾被广泛使用在小说中，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横沟正史曾作同名短篇推理小说《人面疮》。



◎ 第二夜 裂口女

五年级B组的早川正雄从补习班走出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

早川肚子很饿，他想快点回家，想象着今晚妈妈会为自己准备什么样的饭菜，还有什么样的点心。

补习班距离自己的家并不远，穿过三条马路，经过自己就读的学校，家就在学校教学楼的后面。

早川走在路上，路灯不是很亮，勉强照亮了人行道。马路上的机动车像双眼放光的怪兽一样，不断从早川身边飞驰而过。所有的孩子都害怕夜晚孤身一人，早川也有点害怕，于是他加快了脚步，想要尽快回到家里。

他穿过三条马路。

他等了三次红灯。

等待第三次红灯的时候，早川心里有点纳闷，今天的交通灯似乎特意跟自己作对。

他远远望见绿灯，脚步加快要冲过马路的时候，那绿灯如同故意躲闪似的，闪烁几下，随即失去了颜色。

然后，红灯亮了。

亮得非常突然。

早川觉得那红灯看起来像一张胖胖的红脸。



胖胖的红脸上，一个白色的小人挺直身体，一动不动地站立着。那白色的小人看着早川，早川也看着那白色的小人。

渐渐地，早川恍惚发现，那小人的头上起了变化。

虽然小人的头部没有五官，但早川还是辨认出：就在小人的嘴上，多出了一小块阴影。早川定睛再仔细看过去，他发现，那个小人戴上了一副口罩！

早川心里一阵发毛，绿灯亮了，他赶快冲过街道。从交通灯下跑过的时候，他不敢抬头望一眼那交通灯，他害怕那红色的交通灯上会出现一张人脸，戴着一副白色的口罩。

奔到学校附近的时候，早川松了一口气。还有不到五分钟的距离，就能回到家里了。

刚刚紧张的心情放缓了许多，早川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向自己家的方向走去。

正当早川经过学校后门的时候，一个身影挡在了他的面前。

早川吓了一跳，他记得刚刚曾抬头看过四周，并没有任何人，眼前这个人是从哪里出来的？

于是他抬头去看那个人的脸，顿时觉得毛骨悚然。

眼前的女人戴着一副口罩！她的眼睛弯弯的，像两个月牙，她在笑！笑得很诡异！

女人穿着一身奇怪的衣服，早川不知道那是什么衣服，很多颜色交织在衣服上，白色、黑色、红色、绿色、紫色……

这许多颜色混合在一起，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怪异！

早川惊恐地看着眼前的女人，不敢说话，甚至不敢逃跑。他害怕自己逃跑会惹火这个恐怖的女人。

“小朋友。”

女人说话了。



她的声音很难听。早川这么认为。

“你看我美吗？”女人用沙哑的声音问道。

“美……美……”早川嘴唇哆嗦着回答道。他只想迎合这个女人说话，期盼她赶快离开。

“是吗……”女人说道，然后缓缓抬起手臂。

早川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。

只见那女人把手伸向嘴边。

然后……

猛然拉下了口罩！

然后她用恶狠狠的声音嘶吼道：“如果这样也美吗？！”

早川看到了女人的脸。

早川的脸色瞬间变成了青色。

那是怎样的一张脸！

女人的嘴是撕裂开的！

从两边的嘴角处撕裂开，直裂到耳朵！口中两排森森的牙齿清晰可见！

“啊！！！”

凄厉的惨叫声回荡在夜空里。

……

五年级D组的角落里，佐久间勇太趴在桌子上，讲述完这个恐怖的故事。

佐久间抬起头，环视围在一起的同学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。

“笑话！”良久，旁听的松山贵一故作轻松地笑道，“什么裂口女嘛，胡说八道。不要说无聊的废话，佐久间。”

佐久间一声不响，沉默地看着松山。松山表面上装作轻松，但顺鬓滑下



的汗珠早已出卖了他。

松山见佐久间一脸漠然，心里火起，揪住佐久间的领口把佐久间从座位上拎了起来，“佐久间，你当我是白痴吗？”松山双眼冒火，恶狠狠地说。

一个小女生脸色惨白，在旁边搭腔道：“我妈妈说，裂口女是骗人的把戏，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裂口女，那都是骗小孩的，只有小傻瓜才会相信呢。”说着鄙夷地看着佐久间，显然也不满佐久间的故事，那故事吓坏了她。

“可是……”另一个男生吞吞吐吐地说，“为什么……为什么五年B组的早川正雄会突然死了呢……会不会真的是……被裂口女吃掉了……”

听了男生的话，刚才神气十足的女孩脸色更加惨白了。

松山拎着佐久间领口的手用力一推，把佐久间推倒在椅子上，侧过头对那个男生怒道：“白痴啊！B组的早川是因为癌症病死的，是病死的！病死病死病死的，浑蛋！”

松山骂完那个男生，又看着座位上一脸漠然的佐久间，骂道：“你这个浑蛋，以后不要说无聊的废话，否则我每天多揍你一遍！”

松山骂完，见佐久间仍是一脸平淡，心里一阵愤怒，又待发作，却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于是变脸坏笑道：“佐久间君，你的姐姐还好吗？最近赚了不少钱吧？援助交际不是很赚钱吗，服侍那些有钱的大叔和糟老头子的感觉怎么样啊？”

“你乱讲！”佐久间愤怒地站起来，狠狠瞪着松山。他最不能容忍别人侮辱自己的姐姐。

松山刚要继续说，放学的铃声却响了起来，于是他对佐久间轻蔑一笑，转身大声道：“放学了放学了，咱们回家玩电视游戏，某些人的姐姐也要陪老头子开房去喽。”

班里一阵哄笑。

很多人的目光都射向角落里的佐久间，有嘲笑的，有冷漠的，也有同情的。

松山是班里出名的不良少年，经常欺负其他同学，佐久间是常被他欺负

